



天一阁赋 并序



天一阁，甬上月湖西之藏书楼也。建阁者，明末之范钦也。至建国初，已历十三代、四百年之久，为亚洲第一、世界第三家族藏书楼。其间，因修《四库》进书有功、皇家筑楼藏书仿天一阁建制，获乾隆帝屡次嘉奖而名声大噪、声誉日隆。清初鸿儒黄宗羲曰：“读书难，藏书尤难，藏之久而不散，则难上难矣！”天一阁历经兵祸、匪患、窃难及风灾，仍屹立不散。自北宋王临川兴学，甬上诗礼之风日渐氤氲；明清时藏书之家遍立，学者巨擘纷涌；至现当代，甬人立潮头、领风骚，为世界瞩目。天一阁渐次成为甬人尚学精神之象征，诗礼情怀之圣地。感此，作《天一阁赋》：

明州旧郡，宁波新府；东海明珠，浙东邹鲁。海定而波宁，文昌而民朴。襟三江而抱西湖，抚天台而目会吴。康乐驻足，盘桓石门之穹庐；骚客蜂至，共谱唐诗之幽路。子猷访友剡溪归，子美流连云岩间；青莲天姥吟留别，石窗寻道绕云烟。临川兴学，湖聚哲贤；教化子民，书楼立焉。雏鹰卧巢，志在云间；蛟龙潜渊，一飞冲天。心有灵犀，龙场悟道心学演；钟灵毓秀，知行合一文武兼。

东明宦游，集经藏典；别司归梓，时局艰艰。清华以其外，澹泊于其间。嫫嫫福地，四明洞天；

天一生水，地六成焉。山藏灵秀水藏仙，十里烟波九洞天。风雨天一阁，藏尽天下书。千溪汇流，齐丰坊之万卷楼；百川归海，纳马廉之千晋斋。皇家修四库，懋柱献珍籍；仿筑七星阁，敕命测形制。烟波四面阁玲珑，破规首临为太冲。藉大儒之雅望，开风气之先河；泽天下之英才，竞甬句以素舸。季野布衣修明史，谢山登阁似饥渴。孟顓力行，挽狂澜于既倒；振铎亲察，视天一如敦煌。字画族谱添重彩，私家藏书归阁忙。

嗟乎！范公以一己之微力，广罗天下之典籍。十三代薪火相

传，四百年风雨如磐。助力四库全书，成就中华宝库。一集一图，至臻至誉；一阁一湖，天下瞻慕。诗礼簪缨之族延千年风雅，学者书贾之属领百代时尚。盛矣哉！甬人之钟爱文典，天一之历劫不散，当与伯安同辉，应共群星灿烂！

青山无墨千年画，书简不檀万古香。文献之邦珠映月，教育之所名四方。呦呦吐蕊院士林，菁英辈出皆国梁。

感斯胜景圣阁盛世，谨作此赋以铭颂之。

北仑柴桥中学 余永刚

海孩子 泥鱼趣

de



昨日，在朋友圈刷到友人赶海钓泥鱼的照片，立马留言“求带”，这节奏像极了看见诱饵便咬钩的泥鱼。

说起泥鱼，对于70后、80后的海边孩子是不陌生的。这种一开始容易让人与弹涂鱼（跳跳鱼）混淆的鱼，在海钓领域算是准入门槛相当低的一种小型鱼种。它体型细长，眼小，头部偏扁平，呈鼓鼓囊囊的圆钝形，看上去憨憨的，整体从头部到尾部呈猪尾巴似的倒三角状。泥鱼的口裂非常大，就是那种嘴巴咧到耳朵根儿还不罢休的大，大阔嘴里是两排细密的小齿。鱼的体表为黄褐色，间有不规则的暗色斑纹，细圆的鱼鳞布满了整个鱼身。这让它近滩黄浊的海水下，常像个隐身高手。

距离我上一次钓泥鱼，已有三十多年的时间。当年，我跟着一群男娃子，要么步行，要么搭他人的永久牌大自行车，去几里地外的海塘钓泥鱼。这鱼非常贪吃，只要一吃，一般就死口。在那个物质相对贫乏的年代里，泥鱼是海边农村孩子改善伙食的高蛋白低脂肪营养食品，虽说它不如小梅鱼那样细皮嫩肉，但它的肉质鲜美劲道，与鳗鱼不分上下。这种既能解了眼馋，饱了口腹，又特有成就感的事，怎么着都要去做。

钓泥鱼不需要什么技巧，对装备的要求也很随意。拿着自砍的“毛



坯竿”找哥哥帮忙用小刀一点点把竹节上的横枝茬口削修好，随后又用砂纸把竹节打磨滑溜，再就是“较直”竹竿这一技术活。只见哥哥把竹竿放在烛火上烤来烤去，等竹子开始“出汗”变软后，就可以施加外力，竹竿会听话的任他摆布，随后再用湿毛巾冷却定下型。这样反复几遍后，竹竿被重塑了它的外形。在等待的日子里，我自然不会忘记去准备好其他：鱼线一条（最好多备几条），自制鹅毛浮子几粒，再切一段牙膏皮做钓坠、鱼钩几枚（如果没有，自己用绣花针拗几枚即可）。待竹竿差不多风干了，取下来，再组装一下，一根拉力弹性不错的自制鱼竿就做成了，鱼桶一提，便可以呼朋唤友地冲向海塘了。

当我左手提桶，右手拿竿，奔跑在海塘上时，略咸的海风，呼呼着迎面扑来。我那凌乱的头发像是面冲锋的号旗，翻飞着，肆意着。钓泥鱼的诱饵可以是在海边现抓的海虱子、海蜈蚣、海蚯蚓，也可以是小鱼小虾，总

之，凡能吞得下，它都吃。下了海塘，我跟着小伙伴们手脚并用地爬走在礁石间，那身姿像极了在水面上觅食的某种动物。待我在一处安顿下来，将海虱子扎在钩上，准备下钩时，身旁的哥哥已把竿子轻轻一拎，一条泥鱼随即便从我眼前活蹦乱跳地划过。阳光中的紫外线，经海平面折射后，显得更加热烈，如同我那颗想着今晚就能吃上喷香红烧泥鱼的心。当我放下钓线，还没来得及用手撩拨下拂得我脸痒的散乱头发，鹅毛浮子就往下沉了。我立即用力提竿，可惜鱼儿钻进了乱石缝，我的钩子和鱼坠损失殆尽。望着在空中飘荡的鱼线，我还沉浸在泥鱼上钩的手感里。

“那带着钩子跑路的鱼劲道很大，肯定是条大泥鱼。”哥哥一边替我换鱼线，一边安慰我说：“运气真好啊，第一杆下去就被扯走鱼钩的不多见，你今天肯定能钓一锅子鱼回去。”

后来，我真钓到了好几斤泥鱼。一次次地抛竿，一次次被下沉的浮子

撩拨得心花怒放。有时浮子没有动静了，我就换个地方或者换种鱼饵继续，这样就少有空钩上来的时候。

钓到差不多时间的时候，领头的小伙伴会吆喝大家一起收竿回家。回家的路上，发现自己被晒得通红通红的，我知道自己又将黑上好几圈，但看看桶里这么多的泥鱼，又仿佛很不在意自己是黑还是白了。一路上，大家各自炫耀着“战利品”，快乐仍在延续。

吃不完的泥鱼，大人会将它们晒成泥鱼干，那种蒸出锅的香味一直刻在记忆里。如今，北仑能够钓到大泥鱼的地方已经不是那么容易找了，当年的钓鱼场早已成了集装箱码头。只是，在时过境迁的长大里，我时常会神游回童年，回想起很多快乐的事。

北仑明港
高级中学
顾页页

